

歷史與空間

馬承鈞

「伯牙絕弦」的現代絕唱

4月10日，筆者在國家大劇院觀賞了武漢歌舞劇院晉京參演的大型原創歌劇《高山流水》，不禁嘆為觀止，感慨良多！

該劇始終瀟灑着浪漫色彩和悲劇意識，又不失「陽春白雪」的審美情趣。主創者以楚辭中天地神靈山川奇觀為背景，通過美輪美奐的音樂唱段和詩情畫意的角色互動，完美地將一段可歌可泣的古賢傳奇再現給觀眾，讓人感受世上最寶貴的東西是真善美的友情，更令人觸景生情，聯想起當下諸多的社會問題。

從眾多觀眾動人的表情和幕間交頭接耳的讚嘆聲，可以看出這部歌劇成了本屆「大劇院歌劇節」一朵演繹中國古代「音樂人生」的奇葩，它飽含感恩、誠信、和諧的主題，對於構建和諧社會、建設文化強國的今天有着足夠現實意義。兩位主角是列子筆下春秋時期的真實人物：一位是愛琴如命的晉國士大夫俞伯牙，一位是戴斗笠披蓑衣、以砍柴為生的楚國樵夫鍾子期。伯牙出使楚國，因一闕《高山流水》與鍾子期相見恨晚，結為金蘭之交，相約來年中秋再會。翌年伯牙如約重來楚地，子期竟已病逝，傷心欲絕的伯牙撲在子期墓前嚎啕大哭，毅然摔碎心愛瑤琴，發誓從此永不操琴。

相傳《高山流水》是中國十大古曲之一，伯牙向高人學藝多年，琴藝爐火純青，最擅長便是這《高山流水》。但曲高和寡、無人聽懂，鍾子期竟能一語道破「巍巍乎志在高山」、「洋洋兮志在流水」，伯牙驚歎「善哉，子心與吾同心也！」

民間有高人，地位無關緊。一位士大夫與一名樵夫如此琴瑟之好，義薄雲天，古賢的境界令人動容！悲憤的伯牙摔琴而去，永絕宮商，是因為天下再無人像

子期那樣解讀他的琴聲了。這個讓人扼腕的知音故事，千百年來不知感動了多少滾燙的心；它也成為純美友情的代名詞，「知音」一詞即由此而來。列子之後，《呂氏春秋》、《琴操》、《樂府解題》等都轉載這一典故。明代小說家馮夢龍還據此在《警世通言》寫下〈俞伯牙摔琴謝知音〉一章。

大劇院舞台上，古賢重情重義的浪漫氣質，在長江明月大寫意水墨畫背景下，與天籟般古琴聲合二為一，端的是美不勝收、妙不可言。「憶昔去去年，江邊曾會君。今日重來訪，不見知音人。但見一抔土，慘然傷我心！傷心傷心復傷心，不忍淚珠紛……」聽着台上纏綿奪魂的歌聲，我的淚水一次次奪眶而出！

步出劇院，讚美之聲響在耳邊，許多人打聽演出周期和購票方式。一位大鬍子老外用生硬中國話對翻譯說：「這故事展現的人情太美了，湖北方言演唱的優雅唱段、古琴繞樑的韻味和詩意舞美的珠聯璧合，讓我享受到高雅藝術之美！」

自京返回，意猶未盡，出於對這段典故的無限嚮往，筆者專程趕赴武漢，尋訪故事淵源。

文友趙先生領我先去漢陽的古琴台。古琴台位於漢陽龜山腳下景色秀美的月湖邊，又稱伯牙台，據說是十大古曲《高山流水》的發源處，與黃鶴樓、晴川閣並稱江城三大名勝。它始建於北宋，重建於清嘉慶初年間，為神州著名音樂文化古蹟，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有「天下知音第一台」之譽。

古琴台佔地15畝，環境典雅，精巧雅致。白牆灰頂的建築凸顯先秦格調，院裡有伯牙撫琴台、伯牙塑像、琴台方碑、遇知音蠟像館、印心書屋和清代書法家宋湘墨寶《琴台題壁詩》等。伯牙台為漢白玉築就，相傳當年伯牙曾在此鼓琴。台中鑄刻北宋書法家米芾所書「琴台」二字和「伯牙撫琴台」，四周石欄刻有「伯牙摔琴謝知音」浮雕。印心書屋對面有古琴館，傳授古琴演奏與古琴知識。環山傍水的「高山流水」長廊更是清幽秀麗，移步換景，將中國園林藝術與龜山月湖融為一體，營造出令人神往的藝術境界。

下午，我們又拜謁了蔡甸區馬鞍山南麓鳳凰嘴下的鍾子期墓。一塊光緒十五年(1889)所立的「楚隱賢鍾子期墓」殘碑映入眼簾，墓高一米半，直徑約五米，默然與山水相伴。墓旁有一紅柱綠頂小亭，曰「知音亭」。文友說，山北有鍾子期故居，故居前有18棵參天古松，村前立有清代所建的「古集賢村」牌坊，背面鑄「高山流水」四字。因天色向晚又突降大雨，未能前往，乃成遺憾。

也巧，翌日蔡甸區第六屆祭祀鍾子期活動在鍾子期公園舉行，我們欣然前往。但見公園廣場上，數十名身着先秦服飾的男女青年在誦讀祭文，包括台



■歌劇《高山流水》劇照。 網上圖片

灣同胞在內的千餘人慕名前來參祭。

學生們誦曰：「知音蔡旬，地扼湘荆。漢陽古郡，風物多情。千秋祭祀，子期賢英……」祭文追思古賢傳承經典，又讚美春光抒發情懷，聽來令人振奮。蔡甸楚劇團上演的情景劇《高山流水》和武漢音樂學院學生表演的舞蹈《楚舞》，將祭祀推向高潮。

我感嘆，知音文化不啻是楚文化驕傲，也是中華和諧社會的歷史見證、世界文明交往的共同財富，知音理想也成為人類共同追求與美好憧憬。文化無國界，1977年美國向太空發射「旅行者」1、2號探測器上攜有一盤唱片，其中就選了我國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先生彈奏的《高山流水》。目前旅行者早已飛離地球187億公里進入太陽系，《高山流水》成為唯一飛越宇宙空間的中國音樂。真乃「此曲只有天上聞，茫茫宇宙竟知音了！」

鍾子期公園掩映在青山綠水之間，陣陣春風吹得竹林颯颯作響。因為列子的《伯牙絕琴》、《高山流水》，讓中國文化史上出現一段穿越時空的人文佳話，這段「知音文化傳奇」早已深入人心，輻射天涯海角。如果在此長年播送《高山流水》古琴曲，將更能突出景區特色，也更能吸引天下遊客。

趙君告訴我，鍾子期公園已是我國知音文化旅遊聖地。武漢市近年着力打造「知音文化之根」這一品牌，護理整修了鍾子期墓，成立知音文化研究會，舉辦知音文化藝術節，出版《知音九章》，還在漢陽一中建立「知音文化傳承基地」。2014年「伯牙子期傳說」入選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，今年更將這一傳說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人生苦短，知音難求；遠古佳話，萬世傳頌。何為純真的友誼？莫過於俞伯牙與鍾子期的故事了，它已成為中華民族高尚人際關係與純美友情的楷模。在物慾橫流的今天，我們聽慣了同事爾虞我詐、官場勾心鬥角、學界爭名奪利乃至兄弟鬩牆、室友殘殺、「副職誅正職」之類負面報道，重溫「伯牙絕弦」故事，大有歷久彌新、觸動靈魂的現實意義呀！

書若蜉蝣

葉輝

沙埔鄉與竹園鄉

由東九龍居民委員會所編的《十三鄉由來》載有「九龍十三鄉」簡史，十三鄉為沙埔、衙前圍、竹園、大磡、元嶺、沙地園、坪頂、牛池灣、坪石、牛頭角、茜草灣、茶果嶺、鯉魚門。「據族譜等記載，早在宋代已有村民在這一帶定居，陸續發展成大大小小許多原住民村落」，港府1957年以近乎無償手段強徵土地，引發官民衝突，各鄉鄉長於是組織起來與港府抗爭。

據吳佛全所撰述，沙埔鄉分為上沙埔和下沙埔，此鄉雜姓聚居，「其中吳氏居民與衙前圍吳氏族人同一宗祠，另大磡村朱氏在沙埔鄉也置有土地，這幅土地後來租給冠珍醬園，每年租金撥歸蒸嘗，作春秋二祭的經費」。原鄉公所設於東利道尾，此街俗稱「打鐵街」，有不少農具及鐵器店舖供應九龍城、沙田和西貢各鄉。

話說打鐵街連接沙埔道，吳佛全1949年入讀樂善堂小學，每天從竹園家中經打鐵街步行回校。港府1957年發展黃大仙區，打鐵街隨而清拆，根據吳佛全所憶述，其時九龍街亦早已消失，他年幼時僅聽聞此一市集位於今富豪酒店。

吳佛全之居所竹園乃古村，在上世紀50年代設有聯合村鄉公所，今僅餘黃大仙祠旁十數間石屋。話說於1683至1684年間，工部尚書杜臻奉康熙旨往粵閩一帶巡視，在報告中已述及竹園村；古村原聚林、李、古諤姓，其中以林氏人丁最多，族中一支其後遷至蒲崗村。

其後蒲崗村由於在啟德機場擴建範圍之內，引致全村被拆，林氏居所則僅餘竹園村了；同時被拆的鄉村還有沙地園、隔坑村、馬頭涌、玖杯石、瓦窯頭及大磡村等。為安置鄉民，日軍在九龍塘興建模範村，但因村舍有限，需要抽籤，不中籤者就缺乏居所，在三年零八月的日治期間流離失所。及至重光後，蒲崗村遲遲未能復村，港府在啟德明渠流域發展工業區，名為新蒲崗。

竹園鄉在二戰後的變化有若滄海桑田，黃大仙祠吸引大批善信，適逢工業迅速發展，竹園鄉一帶遂湧現不少山寨廠。《文匯報》1957年曾如此描述竹園鄉：「此鄉正街及竹園道上，房屋林立兩旁，小型商肆相繼開設，其中以香店及素食店較多，但自部分外省佬及上海人遷入之後，還設有許多上海的小食店、理髮店、南貨店及洗染店，同時還有一些廠家在外圍設廠，包括織造及機器廠等」，竹園鄉由是逐漸形成一個繁鬧的市集。

二戰後的竹園鄉繁華景象，在十餘年間就告一段落。話說港府於1957年着手清拆此鄉，計劃將鄉民遷入鄰近新建的徙置區，鄉民反對，要求提高收地賠償及較佳的徙置條件。第一輪清拆仍如期於同年六月底展開，受影響的鄉民近五百人。自那一年起，歷年清拆，致令竹園鄉範圍不斷萎縮。時至今天，竹園此一古村早已不復盛時，僅餘黃大仙祠旁十數間石屋，以及幾個林氏祖墳而已。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（二十八）

唐代高僧靈一之一

白雲深處老僧多，
無限青山掛薜蘿。
虎溪閑月引相過，
帶雪松枝引薜蘿。

唐代高僧靈一詩之一
素仲配畫
甲午夏日

靈一(727-762)善賦詩歌，才華充溢，可惜英年早逝。幸好留下不少佳作，給後人啟示。詩中一句「無限青山行欲盡」表達了詩人對佛法及修行的看法。佛法深奧，學習永無止境，如踏遍青山，不能停下腳步。

啟悟隨筆

在欣賞這首禪詩時，我想起魯迅先生的一段逸事。魯迅先生是我的偶像，二十歲那年讀《魯迅全集》，只覺得他的文章如匕首，深刻感受他的戰鬥精神。沒想到魯迅先生在北京故居的書房內竟擺放了觀音菩薩像。魯迅先生是與佛有緣的，他看了許多佛經，用功很猛，別人趕不上。魯迅先生案頭的觀音菩薩像也如詩中所說的：虎溪閑月引相過。這觀音像也如明月一樣陪先生勇猛奮鬥，令先生不至於孤獨。

試筆

徐碧瑛
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新加坡多元文化的體會

世界上時不時會出現彩虹。眾所周知，彩虹是由七種顏色造成，在天空上，就像世界上不同的種族，生活在不同的地方，像彩虹連在一起。

新加坡——曾被英國統治，在脫離馬來西亞後獨立成國，當中四成居民都是外國移民；而本地居民當中大多數都是華人，來自中國福建、廣東和海南等，其他亦有馬來西亞、印度等。在歷史及種種其他因素下，令新加坡變成一個擁有多種民族的國家，同時亦有很多不同文化流傳，就像一個國際大都會。而新加坡亦十分尊重不同的種族文化，令新加坡變成一道「彩虹」。

在一次機緣巧合下，我有幸到新加坡交流，見識到不同的文化。雖然那兒是一個很小的國家，卻容納很多不同的人，而在這裡可見很多因文化而建成的建築物。例如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的唐人街，在新加坡它是被命名為牛車水，當我參觀時，就像處身於中國。人人都是說着普通話甚至廣州話，出售着中國的特色道地美食，賣着中國的產品。除此之外，還有阿拉伯街，內裡有很多我從未見過的商品和特色衣服，還有阿拉伯伯伯親手製作的拉茶，令我回味無窮。

除了街道之外，從宗教亦可見新加坡的種族多元化。在新加坡主要的宗教分別有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蘭教、錫克教、猶太教等，當中我參觀了因興都教而建成的馬里安曼廟，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廟宇。它的外形十分特別，在外牆上有不同人物的塑像，可見新加坡亦有很多不同的特色宗教文化。

在飲食上，也可看到新加坡的多元化，旅程中我們去過一個熟食市場，內裡佈滿不同國家的美食，例如中式點心和印度薄餅等。受着不同種族的影響，新加坡的食物亦因而改變以迎合不同的需要，像中國廚師在煮食時會加入印度的香料、印度食店也會提供炒麵等，可見當地的不同文化會受到彼此所影響，令新加坡更顯全球化，各民族更能互相學習、改變、融合。

最後，從政府亦能看到種族文化的融洽，英語、馬來語、普通話、泰米爾語皆是新加坡政府的官方語言，而把各國語言都設定為官方語言，可見當地政府對不同民族的尊重，更令新加坡變成一個全球化的大都會。

地球就像一道彩虹，由不同民族和文化構成，而新加坡面積小於香港的兩倍，但這國家卻容納了超過四個不同民族的人，同時這地方亦展現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。這次新加坡交流，就像令我去世界各地認識不同文化，而且在這國家我更看到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是互相融洽，即使來自不同地方，亦能以禮相待，互相包融接納。在這個國家，我學到的是對人的一份尊重。



■牛車水 網上圖片

生活點滴

張衍榮

六十年來飢與飽

1961年底，「三年自然災害」剛剛結束，飢腸轆轆的社員們終於緩過勁來。那時，生產隊的食堂尚未解散。

為了慶賀這來之不易的「大好形勢」，隊裡決定在食堂吃年飯，「向陽花」們聞訊後無不喜氣洋洋。

這沒什麼好奇怪的。那年頭「瓜菜代」，一年四季吃頓飽飯都成奢望，誰不想吃頓好的？尤其不用私人掏腰包的美食，那可是求之不得。

其實呢，說來可憐，所謂的美食，無非幾樣家常菜，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蘿蔔燒肉。當時，我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久沒吃過豬肉了，只知道食堂大鍋裡熬出來的那個蘿蔔燒肉，實在是太香太香了！而用「黃米粘」（再生稻米）煮的飯，我也是很多年沒有吃過了。就是這兩樣食物，讓我糠樹皮苦久了我垂涎欲滴。我狼吞虎嚥，一口氣吃下幾大碗，初時沒甚麼感覺，可不大一會兒，黃米粘在腹中膨脹開來，肚子脹得要命。我痛得死去活來，實在沒有辦法了，只好躺到生產隊的柴垛上翻來覆去打滾……而今想來冒冷汗，一個才十來歲的孩子，倘若再多吃那麼一丁點，可不就一命嗚呼了麼！

看看，僅僅一頓集體年飯，就饑得一個孩子險些丟了性命！

九年之後，1970年夏天，保住小命的我結束了一年半的知青生涯，進隨縣縣絲廠當了一名青工。

那時，「抓革命，促生產」的口號雖也響徹雲霄，可物質的匱乏，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像。包括肥皂、衣料，甚至婦女們納鞋底的索子在內，舉凡生活必需的輕工產品，沒有哪一樣是要憑票供應的。而副食品，尤其是豬肉，那就更不用說了。

那時的豬肉供應，只給城鎮居民，每人每月還只有一斤。有戶口本的肉票發到戶，我們單身是集體戶口，票只發到單位，由食堂集中保管，統一使用。這就是說，吃不吃肉，何時吃肉，吃多少肉，吃何種肉，用現在的說法，我們沒有話語權。因此，只要食堂哪天開齋(出售粉蒸肉或者粉蒸排骨)，大傢伙就跟瘋了樣拚命朝裡擠，那個人頭爆滿，比今日火車站春運還兇！至於平常，那個葷菜，豬肉就跟胡椒麵樣，若非運氣來了，雖也聞得到，卻斷乎見不着。

饑則思變。為了改善生活，我和蔡崇昭等幾個工友合計買肉打牙祭。我家境貧寒，經濟條件遠不如他們，但與車間老師傅的關係都不錯，尤其幾位家大口闊的，每每有求必應。因此我就主動坦言：「出錢的事歸你們，搞肉票的事歸我。」他們倒也爽快，個個滿口答應。

就這樣，我每月去討幾斤肉票，供大傢伙打牙祭。蘿蔔出來了燒蘿蔔，土豆上市了燒土豆。自製的煤油爐子，機修車間的廢柴油(燃料)……而今想來，那是一段怎樣的歲月喲！

需要說明的是，當時廠裡不獨我等，青工們大都如此，尤其女孩子，幾乎人人都買有煤油爐子等袖珍炊具。不難想見，倘若芸芸眾生「朝天每日當過年」了，何來此等「盛況」空前的風景線？要知道，那可是工廠啊，至於鄉村，那就更別提了。即使到了80、90年代，我們家的生活，蒸一碗雞蛋羹，總是由兩個孩子平分，至於我們大人，那就像那句歇後語說的樣，「瞎子過十五——沒你看的燈」。

上世紀90年代前期，早先一直變相當貨幣流通(換雞蛋、塑料製品等的糧票，開始逐漸退出歷史舞台。爾後，油票、肉票、豆腐乾子票、煤票等也都相繼取消。市場上的物資與日俱增，眼看一天比一天豐富，給人總的感覺是「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开」。

記得那時我們全家剛剛「農轉非」不久，好不容易到手的「商品糧」，沒享受幾天就作廢了，實不相瞞，當時我還真是很失落了一陣子呢！

進入21世紀後，隨着工資收入增加，尤其兒子媳婦都就業後，我們家的日常生活開始發生前所未有的改觀。表現在餐桌上，每頓不是魚就是肉。什麼魚丸子、肉丸子等「奢侈品」，以往只有過年時才有可能吃到的，現在只要願意，隨時都可享用。因此，家裡再也沒有人盼着吃頓好的了，辦年飯也變得格外省事，只需比平常多加兩樣菜就行，再用不着勞神費力去搞那七大碗八大盤了。

兒子這一輩，我們這個家族現有四戶人家，三城一鄉，餐桌情形大同小異。如果再加上已嫁女，共有九家，至於我的那些鄉親，很多人甚至都已超過了我們。

現在，再不怕買不到東西了。可以斷定，不論在城在鄉，只要不失業，不患那種「一病回到解放前」的要命大病。

六十年歲月滄桑說明一個道理，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否，其實關乎中華民族每一個人的命運！



■蘿蔔燒肉 網上圖片